

唯有腐女愛耽美？中國腐男喜好本土電視劇中 腐向 CP 的動機研究*

鄭廣泉、李雅靖**

投稿日期：2021 年 12 月 1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8 月 25 日。

* 作者感謝所有受訪者慨允接受訪談，亦感謝編委會及三位匿名評審提供的諸多寶貴意見，俾使本文得以更趨完善。

** 鄭廣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生，e-mail: du.maurier520@gmail.com。

李雅靖，通訊作者，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教授，e-mail:

yaclee@cm.nsysu.edu.tw。

本文引述格式：

鄭廣泉、李雅靖（2022）。〈唯有腐女愛耽美？中國腐男喜好本土電視劇中腐向 CP 的動機研究〉，《新聞學研究》，153: 141-194。DOI: 10.30386/MCR.202210.0019

《摘要》

腐向 CP 以勢不可擋之姿持續占據民眾視野，其中不乏被稱為「腐男」的男性閱聽眾。鑒於過往研究多專注腐女，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探究中國腐男喜好本土電視劇中腐向 CP 的動機，以及不同迷程度引起的動機變化。研究發現其動機是獲取審美、寄情和抗爭愉悅，身分認同則有個人及社會之分，前者涉及他們對自身男性特質的確認，後者是他們認知到腐男身分的進步意義。最後，抗爭的愉悅隨迷程度加深而增加，同時他們對腐男身分及非支配型男性氣質的認同感也會提高。總之，本研究窺見腐男試圖打破既有支配型男性氣質，也能感受到性別社會化的深刻影響，結論有助於確認兩性聯合抵抗父權體制所帶來壓迫的可能性。

關鍵詞：男性氣質、愉悅、認同、腐向 CP、腐男

壹、前言

縱觀當前中國電視劇產業，由於「炒 CP」能為電視劇快速吸粉，不少製作方藉此行銷以提高其收視率和影響力。CP 是英文“coupling”縮寫，最早源自日本 ACGN 界的同人創作，¹ 指各種以兩人為單位的配對關係（劉丹陽，2016）。在中國電視劇的各類 CP 中，腐向 CP 無疑是最受歡迎的類型之一，其專指男性角色間存在虛構及幻想的親密關係，但不等同男同性戀者，而是追求「友情以上，戀人未滿」的微妙感情（王一星，2017）。截至目前，已湧現《陳情令》的「魏無羨 X 藍忘機」、《琅琊榜》的「蕭景琰 X 梅長蘇」等備受矚目的腐向 CP，相關微博話題累積數以億計的討論量和閱讀量（Ruo，2019 年 11 月 4 日）。

腐女是追捧腐向 CP 的主力群體，其名源自日文「腐女子」，指喜愛愛耽美的女性（岡部大介，2008）。「耽美」原指一切唯美事物，或以唯美的眼光看待世界，現今則指男性間有無涉繁殖的親密關係，且外貌通常較美型（朱麗麗、趙婷婷，2015；徐艷蕊、楊玲，2014；張翼、董小玉，2013）。腐向 CP 作為耽美的核心載體，腐女通常用「攻方」和「受方」分配角色，以形成一對符合自身想像的關係組合，前者為當中較主動的一方，也指性愛關係的施動者，後者則相反（吉田栞、文屋敬，2014；東園子，2015）。

有鑒於中國本土電視劇的腐向 CP 持續升溫，本研究欲探知該地耽美愛好者基於什麼動機對其產生喜愛之情。由於動機是驅使個人作出特

¹ ACGN：即 Animation（動畫）、Comic（漫畫）、Game（遊戲）和 Novel（小說）的總稱。

定行為之因 (Durall, 1997)，要瞭解某群體的收視行為，獲知其動機便極為重要。從現有研究結果來看，儘管研究者對該議題已有所涉獵，但專門針對影視作品，尤其中文電視劇的相關研究仍較缺乏，多集中在小說 (朱麗麗、趙婷婷，2015；楊玲、徐艷蕊，2014)、漫畫 (Tanaka & Ishida, 2018)、娛樂節目 (劉丹陽，2016) 等耽美文本形式，或是同時囊括 ACGN，乃至被認定為耽美前身的相關作品 (張庭芳，2018)。至於其動機被框限在滿足審美需求 (吳慧丹，2015；袁平，2016)、情感投射 (Zhao & Madill, 2018) 及訴求女權 (吉田榮、文屋敬，2014；劉丹陽，2016) 等不同又有關聯的面向。

再者，當前針對耽美愛好者的研究調查聚焦腐女，而忽視喜好相同的男性，即腐男。少數如張瑋容 (2013) 訪談腐女時，曾額外尋獲一位藉腐向 CP 暢想完美戀情的腐男，但討論仍以腐女為主。張庭芳 (2018) 雖直接以腐男為研究對象，且欲探知異性戀男性的閱讀動機，最終的受訪者仍多具有同性戀傾向，使異性戀腐男經驗依舊難以充分呈現。與之類似，鄭力行 (2015) 的受訪者性取向同樣多為同性戀，且有不時將男同性戀者與腐男對立討論的類似缺憾，研究重點亦停留在敘述腐男展現的性別操演，喜好耽美文本的動機則僅歸結到性層面。然而，隨著社會風氣日漸開放，傳統性別規範在各方面的桎梏似乎愈加弱化，既有研究較為概略的動機討論，顯然不足以解釋腐男緣何有此喜好，以及他們在過程中展現的多元男性氣質 (masculinities)。此外，對不同性別的研究偏好也延伸到相關研究視角上。以日本學者溝口彰子採用女性主義解讀腐女的動機為始 (金田淳子，2007)，劉丹陽 (2016)、袁平 (2016) 等研究者均以此為圭臬，認為其喜歡腐向 CP 是想挑戰傳統性別秩序，批判父權體制帶給自身的壓迫。然而，因男性被視作其欲「打倒」的對立面，當兩性皆有此愛好時，該結論似乎難以直接套給腐

男。尤其在中國社會，男性往往被要求展現明確的陽剛氣質（徐艷蕊、楊玲，2014）。當男性進入家庭關係，其會深受儒家文化的傳統價值觀所影響，使男性順理成章地成為家庭的權威和掌控者（Tan, 2020），但也要求男性務必達成預設的家庭分工及性別規範，以確保其陽剛氣質留存（蔡玉萍等人，2012）。因此，尚需尋找男性在此類論述中的合適位置。

最後，歐美學界於近年來陸續透過迷（fans）的視角檢視耽美愛好者（Tanaka & Ishida, 2018; Zhao & Madill, 2018），中文研究者亦提出「耽美迷群」概念，將其視作典型的迷（朱麗麗、趙婷婷，2015；楊掄熹、劉柏因，2012）。依迷文化理論的觀點，愉悅（pleasure）與認同（identity）是兩大觀看動機（簡妙如，1996；Grossberg, 1992）。既有動機討論鮮有從此角度探究耽美愛好者，只停留在描述該群體展現出迷的特性，即對耽美事物的高度狂熱。即使有觸及，往往僅辨析愉悅感受（林奇秀，2011年9月），或單純討論其獲得之認同（張琳，2018；張熠，2016）。雖然鄭力行（2015）關注腐男時，確認他們會從腐向 CP 獲取愉悅及認同，但未再深入分析其類別。另則，以其他迷為研究對象，迷的程度差異被證實可能增強或減弱部分動機（吳嘉浚、張文榮、張佩婷、陳慧峰，2015；林佳如，2018；林奇秀，2011年9月）。然而，以此面向對耽美愛好者的探討仍是鳳毛麟角，致使該群體的動機分析始終不完整。綜上，本研究旨在從迷文化理論入手，將心理層面的愉悅及認同作為分析骨架，辨識、歸納中國的腐男喜好電視劇中腐向 CP 的動機，探究腐男的觀看動機與迷程度之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閱聽眾研究

無論何種次文化，皆多少存在著一群迷（蕭湘文，2002），腐文化亦不例外。對於迷文化衍生的這群人，「過度的閱聽人」無疑是最經典的注解，其被認為會積極、主動地與文本互動（Fiske, 2011）。與之相類似，Lewis（1992）提出迷是一群最顯著又可供辨識的閱聽人，對某些人或事物的涉入度極高。Jenkins（1992／鄭熙青譯，2016）則強調迷在面對某一特定事物時，應是忠實的熱愛者，如此從未有實際參與行為亦可列入範疇。簡妙如（1996）結合不同取徑的論述，歸納出迷是在某段特定時間內被媒介內容的一些特質吸引，並有相當程度之認同與涉入的閱聽人。循此思路，受耽美文本吸引而關注、追捧當中的腐向 CP 及相關事物，甚至部分人會為其撰寫同人誌的兩性愛好者，即為腐文化之迷群。當前可見部分研究者（朱麗麗、趙婷婷，2015；楊掄熹、劉柏因，2012）直接以「耽美迷群」代稱。

誠然，迷展現的過度性使其身分得以確認，卻也令早年的迷研究多採負面論述（Duffett, 2013）。當代研究者則試圖賦予迷能動的權力，透過呈現他們更為複雜的心理狀態，導正既有歧義和誤解（Hills, 2002／朱華瑄譯，2009；Sandvoss, 2005／王映涵譯，2012）。許多研究發現獲得愉悅和尋求認同是迷之動機的兩大重心。因此，本研究亦從心理層面分析腐男喜好耽美的動機。

（一）獲得愉悅

據精神分析學派鼻祖 Freud（1920/2015）揭示的唯樂原則，尋找愉悅是人類作出一切行為的主要動機。Fiske（2011）提出迷縱使受資本主義體系宰制，仍有能力產出自己的庶民文化，而從中獲得的愉悅依性質不同，分成閃躲／侮蔑的愉悅（*evasion/offensiveness pleasure*）和創造的愉悅（*productivity pleasure*）。在此基礎上，簡妙如（1996）將愉悅與身體對文本的反應相聯繫，歸納出感官性愉悅和創造性愉悅，前者指身體感官經接觸文本獲得的愉悅；後者指主動利用文本建構意義而產生的愉悅，其是異於前者的直觀反應，有賴閱聽眾的自我創造。簡妙如認為兩種愉悅會互相作用，難辨何者占主導。其後，石安伶與李政忠（2014）、Vorderer, Klimmt, & Ritterfeld（2004）等研究者把愉悅的起因進一步細分為生理、情感、認知等諸多面向，但他們仍明確強調不同愉悅始終相互影響，從側面再次肯定愉悅的多樣性。

（二）尋求認同

認同指個體在不自覺情況下選擇一個人為楷模，並透過努力模仿其樣貌來塑造自我（Kagan, 1958）。Grossberg（1992）認為迷始終積極地尋求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卻面臨沒有發揮空間的窘境，這才使迷試圖授權明星或相關文本，讓他們代為構建情感、敘事層面的生活和身分。認同的建構形態可歸結到個人和社會兩個層次（Albarello, Crocetti, & Rubini, 2018）。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為個人對自我特質的相應描述；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則是依靠個人在某些社會群體的成員資格，據此形成的自我指涉（Tajfel & Turner, 2004）。其既是某些群體成員共享的類別劃分（Trepte & Loy, 2017），更是個人已認知自己從屬特定社群，體察到作為群體成員能獲得的情感和價值意義（Tajfel,

1978)。這兩種認同往往共存於一個人身上，即在尋求積極的個人認同外，通常也想獲得足夠的社會認同（Tajfel & Turner, 2004），故在研究中需兼而論之。

綜上，迷群之所以追捧其鍾意的文本，主因是要獲得愉悅與尋求認同。腐男由於對耽美相關事物展現出各種著迷舉動，與腐女一道組成腐文化之迷群。若以此身分為指引，是否其喜歡腐向 CP 也因為這兩個動機？本研究即以此作為探詢腐男動機的基底。

二、腐文化研究

儘管腐文化普遍被視為源自日本，但回顧中國的歷史長河，仍能尋獲與之有所聯繫的「男風」蹤跡。本節即先從該古代風潮及當代腐文化的發展脈絡談起，並述明其在中國大陸的特殊表現形式。因專門針對腐男的研究匱乏，再藉愛好相同的腐女，歸納既有研究對其喜愛腐向 CP 的動機分析。

（一）中國古代男色風潮

在中國古代將男性當成觀賞主體並不稀奇，甚至產生許多形容該現象的專有名詞，其中以「男風」最為知名。該詞既指相對女色存在的男色，也指喜好男色的社會風氣（張國培，2017）。其曾流行於先秦、兩漢王公貴族間，再到魏晉時期受胡化與玄學、男女不別等思想觀念影響，逐漸普及於士大夫階層及一般民眾，不僅公開對其歌詠已成常事，更被視為社會風尚（尹航、林蔚然，2015；張大海，2017）。及至明清時期，短篇白話文、中篇小說、戲曲開始興起，令社會中的男風進一步壯大，《宜春香質》、《品花寶鑑》等相關文學隨之問世（何大衛，

2004)。

這股風潮也反映在各歷史階段的男性審美標準上。在先秦時期，男性對同性擁有姣好相貌的讚美較公開化，故有「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等涉及男性審美的典故流傳於世（付洪偉、趙章超，2018）。其後，魏晉時期的士族階層也以柔弱為美，多呈現出女性化的外在形態，時人追捧潘嶽、衛玠等美男子，即體現「男女氣亂」的社會風氣（尹航、林蔚然，2015）。明清時期的研究亦顯示，當時青年群體受此影響，不僅十分注重容貌和修飾，亦傾向展露漂亮、優雅等女性化特質（吳存存，1994）。說明以陰柔為美的男性形象受到推崇，並非單一歷史階段的審美觀所限定。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同性戀」與「男風」具有部分相似性，以及前者的概念討論相對成熟，不少研究者常將兩者等同，忽略後者蘊含意義涉及許多層面（張國培，2017）。因此，在論述涉及同性情愫的相關事物時，需體認到該對象在不同時空背景具有迥異的界定範圍與社會評價（蕭涵珍，2004）。特別是其後以「腐」為名的次文化傳入中國大陸，類似的概念辨析與誤用情況同樣存在。這種跨越時間的巧合，亦從側面顯示該文化在中國生根發芽，再到如今蓬勃發展並非偶然。

（二）中國當代腐文化傳播

腐文化是圍繞耽美文類發展出來的次文化，核心是耽美作品之生產與消費（徐艷蕊、楊玲，2014）。關於該次文化如何興盛，森茉莉於1961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戀人們的森林》被視為起源，從該作品到美少年漫畫流行的這段時間則是初始階段（溝口彰子，2015／黃大旺譯，2016）。此後，隨著同人文化興起及商業主題雜誌《JUNE》誕生，對耽美情有獨鍾的腐文化也乘勢在日本壯大（廖勇超，2019）。受益地理

位置相近，其自 1990 年代初藉動漫、小說的形式大量進入中國，促使當地腐文化萌芽，但初期散見於動漫作品，愛好者也較低調；直到 1990 年代中後期，桑桑學院、露西弗俱樂部等專門性網路論壇及網站出現，才讓腐文化穩定成長，催生第一代耽美動漫、廣播劇的創作者；2000 年後，不僅愛好者人數持續增加，起點中文網、晉江文學城等網路文學門戶也成為耽美創作的輸出地，形成原創為主、同人為輔的創作格局（徐艷蕊、楊玲，2014；張翼、董小玉，2013）。不過，受政治、文化等外在因素影響，相關詞語與概念在當地亦有獨特含義與脈絡。

李衣雲（2016a）指出，文化作為一個集體展現的體系與現象，必然與個體間存在互動。由於其愛好者被稱為腐眾（腐女、腐男），為求名詞間的對照性，本研究以「腐文化」指稱該次文化。儘管如此，相關文本的指稱卻相當紛雜。從被視為該文化開端的「少年愛」以來，“JUNE”、“BL”、「耽美」、「Yaoi」、「男男」等詞彙陸續受到運用而呈現出混亂多元的狀態，不過閱聽人仍能清楚認知這些名稱指示同一類文本（李衣雲，2016b）。此外，現今最常見的代稱莫過於“BL”，其源起 1991 年創刊的《Image》曾以“BOYS’ LOVE COMIC”作為廣告標語，後有漫畫情報誌《PUFF》使用“Boys’ Love”統稱此類作品，便開始固定下來，逐漸被臺韓等地愛好者接納（溝口彰子，2015／黃大旺譯，2016）。再者，「耽美」可與之大致互通（鄭力行，2015），但兩個詞語在實際使用上有地域差異，尤其在兩岸間更加明顯。若以「耽美」為關鍵字在中國知網（見 <https://www.cnki.net>）可搜到 132 篇題目含有該詞的學術論文，“BL”則未能發現，可見前者更受青睞。相較下，臺灣地區以 2003 年為分水嶺，前期研究往往將其作品與同性戀漫畫或小說混淆，直到劉平君（2003）的《解構流行文化的權力軌跡——試析臺灣漫畫文化》才首次正名，此後如日本一樣多採用“BL”的說法，

可見於楊曉菁（2006）、張茵惠（2007）等研究者之論著。

值得注意的是，“BL”在使用中常囊括明確帶有男性同性情慾的同性戀文本，像是《上癮》、《盛勢》、《逆襲之愛上情敵》等劇不時被歸類到定義寬泛的 BL 劇。由於「耽美」與“BL”兩詞未被多加區辨，亦可見耽美劇之稱謂。然而，細究上述電視劇的劇情主軸，皆直接呈現同性間的戀愛互動。另考察實際情況，諸如《上癮》遭下架時，當地主要同志社交網站淡藍網也以「本土同志劇」為名替其撰文抱屈（付征，2016年2月22日）。故此，這類電視劇更應歸屬同志劇範疇，進而排除於本研究外。相較下，《鎮魂》、《陳情令》、《鬢邊不是海棠紅》等同樣對小說進行影視化的「耽改劇」較無疑慮。其原著雖存在同性戀愛元素，乃至涉及大量男男性行為，但其電視劇為規避審查卻對此大幅修正，普遍將官配 CP 從男性限定調整為或強或弱的男女組合，需閱聽眾透過各種線索追尋腐向 CP 身影。因本研究重點關注腐男看劇之經驗，無涉電視劇的原著內容為何，其無疑應屬討論之列。此外，諸如《瑯琊榜》、《偽裝者》等一般中國本土電視劇，從原著到電視劇階段皆為男女向，仍誕生出受追捧的腐向 CP，且以影視劇的播出時間為觀察點甚至早於前述耽改劇，故同樣不宜忽略，此為中國與其他地區在此類研究的根源性區別。

總之，當前中國的相關電視劇不在少數，但各自間仍有差異。本研究主要將「耽改劇」及原先僅為男女向，仍衍生腐向 CP 的一般本土電視劇共同納入討論範圍。為後續探討及資料分析上的便利性和統一性，亦循多數中國研究者的使用習慣，並依當地與臺日等地相關電視劇的特徵差異，以及舊時「男風」沿襲而來的文化脈絡，採用「耽美」之說法，且明確其指男性間擁有親密關係，但不是同性伴侶。電視劇的人物設定及劇情仍為異性戀取向，腐向 CP 的產生主要源自閱聽眾想像，而

非基於真實呈現的同性戀情。至於本研究關注的腐男與腐女是喜歡此兩類電視劇衍生腐向 CP 的男性和女性，他們並非直接享受同性情慾滿溢的文本，而是從明顯由異性戀主導的文本內挖掘出同性曖昧情愫，為之感到喜悅。

打造出《盜墓筆記》、《老九門》等熱播劇的知名編劇南派三叔曾表示：「一個腐女百萬兵，得腐女者得天下」，腐女被視為迷群中傳播形成最旺盛的群體（犀牛娛樂，2018 年 11 月 1 日）。因此，腐向 CP 的動機研究多以腐女作為研究對象及討論前提（溝口彰子，2015／黃大旺譯，2016）。許多研究認為其喜歡腐向 CP 是想滿足視覺審美需求。隨著以美色為亮點的消費時代來臨，粗獷、孔武有力的傳統男性審美標準弱化，溫文爾雅、身形修長的花樣美男進入女性視野（袁平，2016）。這種男性審美標準的轉變，原因被認為是女性欲逃脫「男尊女卑」的社會框架。在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儘管部分女性活躍於愛情和性行為，往往只能主宰自我心理，缺乏身體控制權（吉田栞、文屋敬，2014）。此外，受父權體制和異性戀規範制約，女性成就和人生常與愛情、婚姻對等（劉品志，2014 年 11 月）。主流文學和影視作品也持續強調容貌姣好的女性才有美好愛情，這讓部分女性長期處在外貌焦慮的情緒下，開始厭棄所謂的完美女性形象及各種衍生束縛（王一星，2017）。選擇躲入腐向 CP 這個只有男性存在的關係，以求暫忘自身被現實社會強加的諸多要求。在腐女看來，男性間的親密關係無涉任何外因，僅仰賴彼此單純的情感連結，是對真愛的最好詮釋（袁平，2016）。儘管其顯得相對消極，仍反映出腐女對傳統性別規範的不滿情緒。

然而，伴隨近代女性主義運動興起，女性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加之個人經濟獨立，部分女性不願永為「被看者」，便試圖打破男性凝視對

其身體施加的霸權（劉丹陽，2016）。讓男性透過腐向 CP 被女性觀賞和消費，享受自身主體地位的提升（袁平，2016）。此類研究相信腐女接觸耽美文本時，有足夠的主觀能動性。另則，鄭力行（2015）基於臺灣腐男經驗，發現其以受方認同者居多，透過展現「受」性與陽剛氣質割席。考量男性在父權體制中擁有較多紅利，腐男是否如腐女被該體制及傳統文化壓抑，以致需躲避社會賦予的諸多要求？無論如何，此觀點差異凸顯關於腐女的各種動機推論不宜直接套用給腐男，或可基於其性別角色，經由涉及男性氣質的相關探討挖掘出更多的潛藏動機。

三、男性氣質研究

男性氣質是探究諸多男性議題的突破口和出發點（隋紅升，2016）。因此，本節除明確男性氣質的基本概念及中國主流男性氣質的變遷，亦瞭解其與性別、家庭之關係，進而引申出男性對同性戀情的態度，藉此一窺腐男喜好腐向 CP 的可能動機。

（一）男性氣質的概念與變遷

男性氣質原指男性的性別特質或特徵，背後蘊含具普遍意味的性別本質主義，現今則強調社會文化的影響（方剛，2009）。另則，早期研究多傾向將男性視作整體以批判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迫，卻也因此罔顧男性內部的權力關係（詹俊峰，2011）。Connell（2005）認為男性氣質有支配（hegemony）、從屬（subordination）、共謀（marginalization）與邊緣（complicity）四種存在等級的類型，共同建構了社會性別秩序崇尚的男性行為規範，促成各種具體實踐。在這些男性氣質中，支配型男性氣質被視為理想類型及父權體制合法化的重要表現，保證符合定義

的男性保持統治，且讓女性處於從屬地位（同上引）。各時代和社會呈現的支配型男性氣質雖不同，但西方國家受工業革命浪潮影響，漸將清瘦、溫柔等陰柔特質視作女性氣質，而推崇具備強壯、勇猛等陽剛特質的男性氣質，並伴隨上世紀初的對外殖民，催生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所謂傳統的主流男性氣質標準（重木，2018 年 8 月 17 日；徐艷蕊、楊玲，2014）。

不過，近代研究認為訴求陽剛的男性氣質在當前不再握有全球霸權，以消費為基礎的全新男性氣質崛起，時尚、細膩、精緻等男性審美標準受到追捧（吳慧丹，2015；譚躍、蕭蘋，2017）。該轉變從側面印證性別氣質的多元化，也促使研究者重新審視既有認知對性別氣質的界定。方剛（2006）認為當下主流的男性氣質僅具支配性而非全然合理，故可替代。其會隨歷史、地域等因素變化，與權力的關係卻相對穩定（徐艷蕊、楊玲，2014）。意即研究者理解男性氣質不能僅靠某些表徵，還應考察背後的性別及家庭權力結構，以瞭解衍生的傳統性規定及限制性影響。

（二）男性氣質與性別、家庭的關係

過去研究者相信性別氣質主要依託生理性別（sex）運作，其後文化決定論的興起催生社會性別（gender）概念，又逐漸轉為強調性別本身的社會建構性（孫明哲，2020）。也就是認為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不同意義均由社會文化賦予，故像「男兒有淚不輕彈」被視為男性美德，非因生理條件決定男人只能「流血不流淚」，而是該社會將其「適當」行為闡釋成「淚往肚裏流」所致（蘇紅，2004）。若進一步深究，男性氣質概念自建立之初便深植於性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把女性氣質當成排斥和抵制的對象（隋紅升，2016），使男性始終將女性視作附

庸（王淑華，2017）。體現在兩性面臨的性別刻板印象，則是男性被認為應有剛強、豪放、主動等特質的工具性氣質（instrumental characteristics），而把溫柔、文靜、矜持等特質的情感表達性氣質（expressive characteristics）與女性連結（李美枝、鐘秋玉，1996）。故有「男主外、女主內」、「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等中國傳統觀念。儘管如此，蔡玉萍等人（2012）亦指出父權體制的性別壓迫並非集中於女性，無論男性的實際能力為何，社會主流的支配型男性氣質也始終強求男性符合預設的性別規範。女性確認、維持性別身分可藉難以避免的生理變化，男性則需各種社會證明來積極實現和捍衛（Vandello, Bosson, Cohen, Burnaford, & Weaver, 2008）。這使男性身分變得格外脆弱，需不斷誇大和實踐涉及男性氣質的諸多傳統規則，以證明男性身分並獲得認可（徐艷蕊、楊玲，2014）。

在男性觸及的各種生活場域，家庭是進行性別社會化、展現性別分工與差異的重要地點（蔡玉萍等人，2012），可扮演的主要角色包括丈夫、父親和兒子。在儒家的傳統價值觀下，中國男性通常被視為傳統父權家庭的核心，要求其應通過展現性、經濟等方面的能力，落實「男主外，女主內」、「嚴父慈母」這般不同的性別分工（呂鵬，2011；Tan, 2020）。丈夫是相對於妻子展現男性權力的家庭角色，擁有的男性氣質需與之比較形成優勢來獲得（涂懿文、唐文慧，2016）。其不僅指男性要有能力照顧家庭，還得具備高於妻子的貢獻程度。與之相似，中國人普遍有父親負責養家，母親主理家務的家庭分工觀念（Tan, 2020）。父親傾向爭取更多金錢來鞏固家庭權力，以形塑他們的男性氣質（方剛、鐘歆，2010）。同樣情況亦見於男性扮演兒子時，為免通常專屬女性的照顧行為導致男性氣質缺失，也因掌握較多經濟資源，他們習慣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許琪，2015）。顯見男性雖被視為父權體制的既得利益

者，在家庭中仍可能陷入性別氣質定型的困境。

部分女性主義者批判這種受害者立場易被保守分子利用，替男性享有的特權辯護，但自從屬型男性氣質被提出，同樣受壓迫的邊緣處境為兩性受害者聯合反抗父權統治提供條件（詹俊峰，2011）。若循此思路，部分僅有從屬型男性氣質的腐男是否會如腐女般反抗父權體制壓迫，將喜歡腐向 CP 作為抗爭工具？或他們仍受各種性別規範影響，喜歡腐向 CP 依舊是想獲取、鞏固自身的支配型男性氣質？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動機取向，鄭力行（2015）發現多數腐男不甚明瞭何種既有秩序遭到挑戰，也沒有積極反抗被施加的諸多污名。無論如何，兩性間顯然不是壁壘分明，未具支配型男性氣質的腐男展現之動機值得本研究重視。

男性氣質的證明及建構除將女性推向對立，亦扎根於對同性戀者的貶斥、壓制（Falomir-Pichastor, Berent, & Anderson, 2019）。這是源於人們對生理與社會性別的混同，使兩性分別等同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而男同性戀者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二元對立狀態（劉岩，2014）。為了維持性別秩序，社會便根深蒂固地認為男同性戀者如女性般缺乏陽剛之氣（Mitchell & Ellis, 2011）。換言之，男同性戀者同時違反兩種刻板的傳統性別規範，一是男性應當喜好女性，他們卻傾心同性；二是男性需展現陽剛的男性氣質，而他們被認為過於陰柔（Glick, Gangl, Gibb, Klumpner, & Weinberg, 2007）。另則，男性擁有同性社交慾望，會通過互動展現男性氣質（Sedgwick, 2015）。當雙方接觸時，異性戀男性重申男性氣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歧視和貶低男同性戀者，以強調異性戀身分（Falomir-Pichastor et al., 2019）。無獨有偶，不少男同性戀者在處理男性氣質相關問題時，同樣抱持類似的否定看法（Taywaditep, 2001）。在外貌方面，他們堅持追求陽剛之氣，像是肌肉發達的身材（Duncan,

2008），行為方面亦希望自己展露更多的陽剛特質，且對伴侶也有相似要求，對不具此類特質的同性戀者則充滿敵意（白璐、徐震雷、湯海明，2013；Sánchez & Vilain, 2012）。亦因如此，檢視男性具有的支配型男性氣質時，可進一步細分成外在支配（external hegemony）與內在支配（internal hegemony）兩類，前者強化男性應優於女性的既有兩性規範，後者使部分男性以菁英姿態凌駕其他同性（Demetriou, 2001）。

縱使如此，當代民眾對同性戀的看法仍日趨積極，且深刻影響男性展現的性別氣質（Anderson & McCormack, 2018）。年輕男同性戀者開始自在地規避舊有支配型男性氣質，接納那些看似不夠陽剛的行為（Ravenhill & de Visser, 2019）。異性戀者也會藉強調自身與其在個人品味、特定舉止等方面的部分趨同，跟既有支配型男性氣質劃清界限，並作為政治進步的表現（Bridges, 2014）。張庭芳（2018）認為腐男對男性刻板印象無感，自然也不會為了反抗其桎梏而接觸相關作品。如前所述，施加給男性的性別規範同樣嚴苛且難以忽視，只是其並非恆定。以陽剛為標籤的男性氣質話語在中國成形不過百年，是社會邁向現代化進程中引進的舶來品。Anderson（2009）認為只要一個社會文化明顯憎惡同性戀，且存在類似於性別與性取向遭到混淆的錯誤認知，其就具有「同性癡癥」（homohysteria）。在該社會文化中，男性害怕被他人認定是同性戀者導致其行為備受限制，反之則能催生包容男性氣質，支配型男性氣質不再擁有高度強制力，其他男性氣質也得到同等尊重（Anderson & McCormack, 2018）。因此，部分腐男過往可能就喜歡腐向 CP，因擔憂遭誤解才不敢顯露。得益於當前社會未明顯抵觸同性戀情，他們亦體會到腐向 CP 背後的進步意義，這才勇敢且樂於展現喜愛之情。總言之，腐男喜歡腐向 CP 或涉及社會風氣轉向下，個人感知到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僵化，而試圖突破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所致。

四、迷程度差異

迷群存在內部差異，本研究認為耽美迷群亦不例外。王藝璇（2017）發現中國明星鹿晗的迷群除了核心的迷，還有「普通的迷」及「路人般的迷」，前者對偶像有情感投入，但購買周邊商品時，可能考量一些現實條件；後者缺乏感情維繫，功能性的周邊商品才會買單。馬志浩與林仲軒（2018）也指出偶像團體 SNH48 Group 的後援會存在處於邊緣的迷，他們僅與偶像保持低度的親密關係，且不被迷群規範約束。可見迷固有過度性這一行為特徵，仍應意識到將部分人的極端舉動視作整體行為，容易讓迷被錯誤的標籤化，迷群展現的其他意義和情感也易被忽略。

Fiske（2011）提出迷與普通的閱聽眾存在差異是由於有更高的文本涉入度。Jenkins（1992／鄭熙青譯，2016）則把迷直接形容為「文本盜獵者」（textual poacher），強調該群體重視自我解讀、評價和創造經典的權利，其透過大眾文化攫取可用資源，在此基礎上進行二次創作，使自身參與文化創作和社會交流，相關行為是對抗文化等級制度的具體表現。意即迷具有文本生產力，這讓迷對文本的涉入程度漸成區分其內部類別的重要指標。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即據此用連續光譜分辨不同的迷：(1) 無特定媒介使用的普遍消費者（consumers）；(2) 被某類型文本吸引，彼此間沒有接觸的迷；(3) 針對特定文本，同時藉大量媒介來見面互動，組成非正式網絡連結的崇拜者（cultists）；(4) 組織嚴謹且專注特定文本，作為抗爭基礎的狂熱者（enthusiasts）；(5) 由狂熱者發展而來，有專業產製能力的小規模生產者（petty production）。在成迷的後四種類型中，可概略地認為前兩者的涉入程度較低，後兩者的涉入程度則明顯增高。換言之，越往後就代表其涉入

程度越深，投入的精神和時間也越多，甚至可發展出自成體系的解讀技巧，進而遊走於文本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顯示不同迷的行為樣貌迥異（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不同迷程度具備的動機也有變化。吳嘉浚等人（2015）、林佳如（2018）等研究者分析不同運動的球迷，皆發現球迷的涉入程度對參與動機有正向影響，其涉入程度越高，賽事參與動機越加凸顯。林奇秀（2011年9月）對腐女的動機研究卻指出，雖然她們剛接觸腐向 CP 時會藉此獲得悖德的愉悅，但隨著腐齡漸長，腐向 CP 承載的悖德感將消失，她們也不再尋求該愉悅。可見迷程度加深，某一動機會隨之變化，至於將增加或減少則未有定論。故此，將迷的程度納入考量，避免一致性推論就具有重要意義。如前所述，腐男作為腐文化對應迷群的組成部分，不同腐男間亦可能存在迷程度差異，其動機是否會因迷程度高低而有變化？該部分亦待本研究深入釐清。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該方法有助挖掘受訪者潛藏在外顯訊息下的深度想法，同時要求研究者瞭解該議題，具備開放、同理的積極態度才能妥善訪談。研究者長期追蹤衍生腐向 CP 的諸多電視劇，故可較快瞭解受訪者講述的相關資訊，其也因此更願分享個人體驗。此外，有鑒研究問題事關性別與涉入程度，受訪者需符合兩個基本條件：(1) 生理性別為男性；(2) 至少喜歡一對電視劇中腐向 CP。此外，由於本研究的問題發想及蒐集、分析之市場資料以中國為主，而各地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不甚相同，受訪者僅限中國人士，以減少上述因素干擾。考量人力、經費和時間相對有限，藉立意抽樣和滾雪球抽樣並重的做法尋求受訪者，以獲得有代表性的訪談資料。因此，本研究先以

微博關於電視劇中腐向 CP 的話題為始，尋找明顯對該議題感興趣的男性用戶。成功訪談後，再委託對方推薦符合條件，且願參與訪談的合適人選。因研究期間適逢 COVID-19 蔓延全球，本研究採即時通訊軟體微信進行線上訪談。調查時間為 2020 年 4 月 10 日至 2021 年 4 月 22 日。年齡落在 17 至 35 歲間，同性戀及異性戀兩種性取向皆占一定比例，有無交往對象的人數比例相對平均，但有交往對象者以未婚為大宗。至於工作種類較具跨度性，整體並未局限特定職業。17 位受訪者的具體資料見下表 1。

表 1：本研究受訪者資料

代稱	年齡	職業	性取向	性別認同	有/無交往對象
小鵬	21	大學生	異性戀	男	無
阿賢	29	保險業務員	異性戀	男	有(未婚)
豪仔	30	廣告公司員工	同性戀	男	有(未婚)
大李	29	影視公司員工	同性戀	男	無
里歐	35	外商公司員工	異性戀	男	有(未婚)
大研	27	時尚雜誌編輯	異性戀	男	有(未婚)
盧克	27	影視公司員工	異性戀	男	有(未婚)
小何	17	高中生	異性戀	男	無
阿剛	32	系統工程師	異性戀	男	有(已婚)
阿澤	24	大學生	同性戀	男	有(未婚)
老葛	26	網路寫手	同性戀	男	無
小維	31	外貿公司員工	異性戀	男	有(已婚)
阿吉	27	汽車銷售顧問	同性戀	男	無
老羅	25	事業單位員工	異性戀	男	無
小威	26	遊戲實況主	異性戀	男	無
小茂	28	研究生	異性戀	男	無
立哥	25	淘寶店主	異性戀	男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訪談結果與討論

一、腐男喜好電視劇中腐向 CP 的動機

依文獻探討，腐男喜好腐向 CP 的動機可歸為愉悅及認同兩個面向。其中，愉悅有感官性和創造性之分（簡妙如，1996）。本研究再由前者延伸出審美的愉悅，後者細分為寄情和抗爭的愉悅。認同則一如 Tajfel & Turner（2004）觀點，區隔成個人與社會兩種認同，分涉腐男喜好腐向 CP 的過程中，對於自身有何種男性氣質，以及腐男身分賦予情感和價值意義的認知，以下分述之。

（一）審美的愉悅

如同腐女被認為試圖藉腐向 CP 滿足視覺審美需求（袁平，2016），受訪者普遍關注其外在形象，抱持「顏值就是王道」（阿賢）的想法。腐向 CP 的攻方與受方都被認為應有高顏值，以滿足視覺感官體驗。如果他們具備該條件，即使劇中出現拍攝失誤亦可忽略；反之則對受訪者缺乏吸引力，自然也難令他們感到愉悅。這乃因男性天生喜好美色，縱使欣賞對象為同性也能超越性別界限，多少展現出基本慾望。像是阿賢便直言：「都說英雄難過美人關，誰規定美人就一定是妹子呀？看劇本來就是為了飽眼福」。另外，兩性的審美觀也被認為存在共識，同樣偏好且能區辨較靚麗的對象，即「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立哥）。在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下，當他們看到容貌俊美的腐向 CP 自然會流露喜愛之情。

儘管如此，因男性氣質乃是由社會建構而成，並非一成不變（方

剛，2009），相較袁平（2016）、譚躍與蕭蘋（2017）指出男性應擁有陽剛氣質的觀念在當前已全面鬆動。隨著訪談深入，受訪者對攻受雙方卻有不同的具體審美標準。在攻方需呈現的人物形象上，受訪者多將具備「攻氣」視為第一要務，即其相貌需透露充沛的陽剛氣質。如大研所言：「攻看起來肯定是要 man 一點，他夠陽剛的話，跟受在一起的時候才有說服力，也更吸引人」。換言之，受訪者傾向攻方與陽剛氣質連結，以便在該關係中明確自身角色。假使攻方長相偏美型，就需較受方在其他能力上擁有優勢，如此才能「壓得住小受」（小維），保證攻方不被顛覆。

談及受方時，則多用「講話那較真的勁有夠萌」（阿賢）、「那小樣子就特別可愛」（阿吉）等來描述陰柔特質的評價。然而，諸如小鵬提出的趙雲瀾、豪仔提出的魏無羨、小威提出的商細蕊等劇中人物，² 更多是展現出陽剛或中性氣質，與大眾對上述特質的認知相左。部分受訪者對此亦有察覺，卻仍堅持己見。例如小鵬解讀巍瀾 CP 的攻受關係時，指出趙雲瀾既是受方，在性格或形象上肯定比作為攻方的沈巍來得弱勢，只要「多去注意看看他的一言一行」便可感知。顯示這種解讀更像是形容腐向 CP 關係的思維定式，相信「強攻」必然伴有「弱受」。另外，受訪者還表明想要照顧具該屬性的受方，阿賢和小維就是典型代表。阿賢相當鍾情「萌受」，誇獎其「一舉一動比很多妹子還要可愛，感覺特別柔弱」，時常激起保護慾。小維也在不經意間坦露類似想法：「那種性格的小受就好像是小妹妹一樣，感覺特別需要人呵護」。他們為說明「萌」的程度高低將受方類比為女性，顯示該屬性被視作共同

² 趙雲瀾、魏無羨、商細蕊：三者分別為《鎮魂》、《陳情令》、《鬢邊不是海棠紅》等劇的男主角，對應的腐向 CP 則分別為「趙雲瀾 x 沈巍」、「魏無羨 x 藍忘機」、「程鳳臺 x 商細蕊」。

點。

無論男性氣質如何變化，其與權力有著較穩定的關係（徐艷蕊、楊玲，2014）。以此為觀察點，無疑可一窺推崇者欲扮演之角色，乃至背後隱含的性別權力結構。不管受訪者追求「強攻」設定，還是將「弱受」等同女性，均顯現他們深受父權體制催生性別角色期待的規訓。這是由於具備男性氣質之人始終認為女性需依附自身（王淑華，2017），反映在傳統男女關係中，男性被認為應擁有高過女性的社會地位，屬於為其提供保護的群體。受訪者藉強調受方與女性相似，構建劇中攻受關係與強制異性戀的連結，將自身繼續定位成優勢方。其展現出 Demetriou（2001）所言的具內在支配之男性氣質，即使看劇時亦試圖令少數男性優於其他同性。這種類推思維是性別社會化留給男性的烙印，使他們審視各種親密關係時，慣以保護為名行鞏固性別階序之實。

（二）寄情的愉悅

面對生活的不如意，腐向 CP 提供了一個隔離現實的封閉環境。受訪者通過代入猶如完美化身的腐向 CP，試圖排解愛情、家庭及事業壓力，暢想自己同樣能輕鬆生活。

1. 愛情

儘管腐向 CP 多未被指明為情侶，鑒於其直觀的外在特徵是擁有親密關係，多數受訪者皆率先論及情愛方面的個人經驗，提出想要填補各種情感缺憾。非單身受訪者感嘆伴侶間因為長期相處已失去激情，故會循著腐向 CP 的人物性格與相處模式，追憶過往的甜蜜時光。阿賢就從腐向 CP 的互動聯想到伴侶在確定戀愛關係前後的落差：「吳邪就是一副欲拒還迎的樣子。……我媳婦以前也是這個樣子啊，真的有夠勾人，現在就真的今時不同往日了」。單身受訪者則將腐向 CP 視作新戀情的

範本，預想其伴侶擁有相似性格或行為，進而規避自身擔憂的感情阻礙。例如小鵬坦言厭倦前女友的文靜性格，看到巍瀾 CP 後，便希望新對象也能像趙雲瀾般幽默又帶點可愛，由此獲得完美愛情。

對於緣何未青睞常見的男女向 CP，反倒鍾情只有男性的腐向 CP，乃至產生「同性才是真愛，異性只為繁衍後代」（豪仔）的比較心態。多數受訪者從自身見聞出發，認為前者所指向異性戀關係需符合「男強女弱」的傳統性別規範。其常體現在金錢方面，要求男性的經濟基礎應優於女性，否則恐招致「娘了吧唧」（大研）之類的指責，也無法保障關係穩固，這讓他們感到身心俱疲。由於受訪者對此的回應皆以戀愛時期為觀察點，無涉任何男性可承擔的家庭角色。然而，男性作為丈夫應展現出明顯優於妻子的態勢，如此才能維持男性氣質（涂懿文、唐文慧，2016）。亦或作為父親較之母親更應承擔起養家的義務，經由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鞏固男性氣質（方剛、鐘歆，2010；Tan, 2020）。當男性進入相關角色時，與異性間同樣難逃類似的不對等關係，在戀愛時期即面臨到的這一問題，則猶如他們對此困境的提前預演。相較起來，受訪者相信腐向 CP 的感情不被物質條件束縛，比男女之情來得純粹，故異性戀者有「24K 純直男也相信別人說同性有真愛」（大研）的感慨，滿足了他們對純愛的嚮往。尤其與老羅類似的部分受訪者，試圖達到強調物質基礎的異性戀愛情標準卻難如願時，置身耽美世界可使他們暫時忘記此煩憂，得到適當舒壓：

都說談錢傷感情，可是不談錢就沒有感情，這是一個蠻無解的狀況。……一直到前兩年開始接觸男男 CP 以後，我才發覺不是所有的愛情故事都需要遵守是這個定式，這個世界還有比我們更純粹的關係，也就越看越入迷了。（老羅）

不否認有些人的安全感要建立在物質上，但是它的確很少會變成最重要的條件，兩個男生不會在那邊講什麼門當戶對，這種情節只可能發生在異性戀的 CP 身上。……當然兩個相對起來，看這些 CP 會比較輕鬆，覺得人間還是有真愛的。（阿澤）

2. 家庭

家庭作為個人得以性別社會化的重要場域（蔡玉萍等人，2012），經由自身與其互動而感受到的壓力，同樣獲得受訪者反饋，不過此方面的壓力僅被指認源於扮演的兒子角色。對異性戀受訪者來說，該角色意味著他們較之女兒更應承擔孝順父母的倫理責任。尤其如許琪（2015）所言，男性作為兒子傾向於提供經濟支持。像是阿賢家中還有兩位長姐，但「當兒子的有很多事情逃不掉」，縱使近期的收入微薄，依舊會比她們給予父母更多的贍養費，以免遭受非議。顯示其並非源於男性掌握較多經濟資源，而被視為不可抗拒的基本義務。即使能力有限仍無法逃避，否則將面臨不孝順的罪名。該責任令受訪者只能採取被動接受的恭順姿態，卻也為此倍感壓力，甚至延伸到其對所見事物的接觸體驗。

反觀腐向 CP 的互動，儘管雙方往往沒有親緣聯繫，彼此間極為親密、融洽的照護行為，卻構築起勝似父子或兄弟的親情連結，這不免加深受訪者將之類比成真正家庭的認知。老葛即認為兩者有高度相似性：「在甜蜜之餘，他們也實在太像家人了」。無獨有偶，老羅基於自身遭遇，將兩者加以比擬，甚至表示腐向 CP 遠勝現實的家人，相較下「更有情有義，是真的用心在聽你說話，給你溫暖」。在他們看來，腐向 CP 的親密關係未依靠強制性的倫理責任，所以更顯珍貴。這種完美的「類家人」關係令他們格外嚮往，想像擁有相似的家庭互動。

同性戀受訪者則有不同壓力構成。儘管其亦源自兒子角色，主因卻是他們認知到自己無法達成傳宗接代、成家立業等傳統男性責任，以致要應對親友非議。在此前提下，縱使同志劇劇情更契合面臨的家庭問題，其真實性卻讓他們感到苦澀。阿吉就坦言：「真實有時候是一件很殘忍的東西，雖然我有直面它的勇氣，但是不想每時每刻都繃緊神經」。因此，儘管張庭芳（2018）曾指出腐男認為相關文本與現實脫離會產生違和感，但本研究之發現無疑更貼合張茵惠（2007）對男性耽美讀者的零碎討論，他們厭棄同性戀文學反而是因為內容過於真實，遠不如耽美作品來得夢幻，無法讓他們得到喘息。為免觸景傷情，規避此類文本就是最簡單的一種選擇。與之相對，腐向 CP 的互動源自受訪者想像，甚至電視劇本身就透過劇情設計引導其發腐。例如大李指出其親密關係通常不受干涉，即使腐向 CP 畏縮不前，周遭親友也會從旁推動。基於該想法，他雖感傷舊愛因父母反對而分手，但以腐向 CP 的完美境遇為基準，仍相信未來戀情也能被祝福：

一邊看一邊就會在想，我嗑的 CP 都可以各種甜蜜了，沒道理輪到我不行啊。反正只要他們越甜蜜，我就會越有信心，覺得生活裡碰到的這些困難都是暫時的，早晚也能像他們一樣能得到祝福。（大李）

3. 事業

部分已工作的受訪者因遇到無法處理的棘手問題，且自己無法輕鬆處理，為排解隨之產生的壓力，也會不自覺地套用「強攻弱受」的腐向 CP 相處模式。不過，他們並非將自己視為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攻方，而是期盼如劇中情節，化身受方被更有能力的攻方照拂，使問題迎刃而

解：

反正我跟他（男友）講公司裡的狀況有多麻煩，現在有多鬱悶，他也不會主動來安慰我，有時候我就在想：他為什麼就不會像梅郎（梅長蘇）一樣，能夠替我出謀劃策呢？反正我只要一碰到這種情況，基本都會把《瑯琊榜》翻出來看。（豪仔）

領導決定做一些宣傳工作，即便給的指標再不合理，我們也只能硬著頭皮去做出來。……除非今天有人能像二爺（程鳳臺）一樣站出來，替我出頭，不然我這種小人物是沒辦法說什麼的。（老羅）

其之所以能自然代入，從阿賢的說法可一探究竟：「大家都是男人，偶爾幫個忙沒什麼吧，如果換成是女生才比較奇怪」。箇中原因被指認是女性缺席，使整個幫助行為的接受方和提供方皆為男性。由於男性氣質之概念深以性別二元對立之思維模式作為根基（隋紅升，2016），當他們僅注意「男性」這個群體身分時，不易覺察雙方的權力落差，擔憂自身因此遭到貶低，進而對該想法感到避之不及。這也導致提供方若被指認為女性，受訪者便表示抗拒，深恐與孱弱、無能的男性形象產生聯繫。阿剛就明確拒絕女性援助，強調「被她們搭救會顯得自己太無能了」。此顯著認知差異可見受訪者對傳統性別階序的強烈執念，在潛意識裡仍強調自身應優於女性。

即便如此，Christensen & Jensen（2014）指出男性會透過讓不同男性氣質對立，獲得及維護他們的支配型男性氣質，藉此鞏固諸多現有權力。儘管多數受訪者願接受其他男性幫助，卻也強調後者僅作為輔佐，

以求其成就不被貼上「是靠吃軟飯換來」（阿賢）的弱者標籤。這種幫助行為的接受方不如提供方之觀念，暗藏受訪者對不同男性氣質的優劣評斷，以及意圖強調自身優於其他男性的慣性思想。如同小維的質問：「完全臣服於其他的男人，那樣跟娘砲有什麼區別呢」？其與抗拒女性協助的想法一樣，旨在維持自身的優勢地位。

簡言之，多數受訪者基於性別身分，在愛情、家庭和事業方面皆會面臨困境，且單憑自身力量有時難以應對。然而，受限於社會對男性在傳統性別氣質的期待，卻不能流露任何負面情緒，否則易被認為過於女性化。這種僅投諸於男性的心理體驗，無疑展現出他們在情緒表達上的尷尬處境，而這種無從歸屬的狀態也延伸到他們投諸的部分想像。儘管腐向 CP 看似可跳脫強制異性戀框架，無需顧慮以傳統性別概念為基礎衍生的性別規範，但他們只是從兩性轉移到男性內部，顯見舊有性別刻板印象施加的困囿難以輕易消弭。

（三）抗爭的愉悅

相較前一種較具逃避意味的愉悅，多位受訪者原先仍有關注男女向 CP，卻發現其中充斥僵固的性別化想像，男性常被設定擁有高於女性的能力，且不能處於示弱位置，這種千篇一律的「男強女弱」設定令他們相當不滿。後來在機緣巧合下接觸到腐向 CP，發覺其由於流行時間相對較短，尚未形成男女向 CP 那般牢固的角色預設。故此，異性戀受訪者將這種情緒投諸腐向 CP，借用其更具操作性的幻想空間，挑戰男女向 CP 背後的傳統性別規範，並從中獲得愉悅。其出發點並非是體認到女性身處僵化的電視劇敘事邏輯，而是男性試圖脫離既定的性別角色期待，又不會令男性身分建構遭受損傷：

閉著眼睛也能猜到他倆（男女 CP）的後續發展，反正永遠都是傻白甜的女主，碰到一個非她不愛又高富帥的男主，旁邊還有一個默默守候的男二，這種套路早讓人審美疲勞了，而且也不符合現實生活啊。與其看他們在那裡你儂我儂，我還不如看男主跟男二談戀愛，還更有 feel 咧，男生也可以是被呵護的「小公主」。（大研）

男女向當然是主流 CP，我不否認，但是也因為太主流了，很多內在的東西就變固化了，各路女主永遠需要被高大的男主拯救，骨子裡都是那套男人就應該比女人強的邏輯，從來沒有例外，所以我一度不怎麼追劇。後來被同學安利了幾個男男 CP，真的是打開我的新世界，這才是我想要的啊，男人就是可以拯救別人，也可以被其他人拯救。（小何）

兩個人在一起應該是互相的，可它（傳統電視劇）只會告訴你男的要像舔狗一樣無條件地照顧女性，³ 哪天這個男的突然沒有能力，不是就要被淘汰出局了？男男為主的電視劇就沒這個問題，沒有角色會因為示弱被指責說不像男人。（小維）

另外，儘管同性戀者已逐漸去污名化，相關偏見仍隱蔽地存在。同性戀受訪者指出相關題材電視劇在中國尚面臨審查、播出限制，像是《盛勢》、《上癮》等同志劇均遭禁播，且為之感到無奈。儘管耽改劇與同志劇存在差異，任職影視產業的大李指出，兩者在送審時不會被分別處理，同樣需接受嚴苛的要求。這就使多數耽改劇即使原著明確涉及

³ 舔狗：中國網路詞彙，指明知道對方對自己沒有好感，仍舊願意放下尊嚴，不斷地去熱臉貼冷屁股的人。

同性情慾，影視化時也會自行調整人物或劇情的原有設定，僅透過打擦邊球的方式呈現相關內容。乃至在審查條件漸趨收緊的情況下，如《鬢邊不是海棠紅》一般完全去除有關感情線，確保不被影視主管部門「不加區別的肆意誤傷」（老葛）而得以順利播出。

在有限的看劇選擇下，同性戀受訪者表示會改成收看非同志題材的電視劇，包括完全為男女向的電視劇及同性情愫大幅弱化的耽改劇，但這不代表他們屈服於官方話語和政策。他們雖意識到自己較難透過直接行動來改變現況，卻也不甘心止步於此：

……我是一個比較慫的人，不像有些外國的平權人士能夠直面這些官方規定的不公，甚至是走上街頭替大家爭取更多的權益。但是話又說回來了，誰都不可能一直逆來順受下去。
（阿吉）

他們藉忽視官配的男女向 CP，且利用曲解原有文本的方式，拼湊出脫離強制異性戀框架的腐向 CP。透過這種相對容易達成的方式對其抵制，享受過程中產生的對抗快感：

這麼做（限制同志劇）真的沒什麼意義，又不是上頭不讓播就沒有了。不過誰怕誰啊，對一個「萬事皆可腐」的人來說，管你官方設定的 CP 是什麼，我都可以給你拆掉，轉頭就去萌我自己喜歡的。⁴ 真心不騙，這種感覺真的相當爽。（豪仔）

⁴ 萌：該詞源於日文「萌える」，現時的用法已相對多樣，但在該處應理解為喜愛之意，至於前述章節提及的「萌」，則是指腐向 CP 的性格特質，與「可愛」的含義大致相同。

同志去污名不知道喊多少年了，民間照樣一堆人在那裡嘍嘍歪歪，頂層的老人家們也當做沒有看到，可是這代表我們應該放棄了嗎？你想強加東西給我們，我們不但不會接受，還要從裡面找到別的樂趣，直接用男男來替代官配的男女 CP，這就是我們對那些傢伙的反擊。（老葛）

上述兩類（指同性戀及異性戀）受訪者獲取抗爭的愉悅之初衷雖有區別，但相較寄情的愉悅暗含逃避意味，卻皆展現出受訪者具有主觀能動性，且如 Bridges（2014）所述將之視作自身的政治進步表現。身為同性戀的豪仔便特別提到：「既然我們覺得這些事情在壓迫著我們，我們就不能坐以待斃，總應該做些什麼」。該愉悅同樣是受訪者意識到自己不滿某些經歷，不過他們不會一味地沉溺於想像，而是透過行動擴展逼仄現有的性別期待，以及社會對電視劇呈現同性情愫的不合理限制。在這樣鮮明的對比下，縱使這種反叛未以激進的外在行為來體現，仍使此愉悅更具實踐意義。

（四）個人認同

多數受訪者關注攻方的男性形象，尤其是背後蘊藏的「沉穩」（小鵬）、「冷酷」（阿賢）、「霸氣」（里歐）、「高冷」（小維）等陽剛氣質，認為其與自身在此方面相似將更具吸引力。比如大研坦言喜歡某一腐向 CP 的條件，便是自己跟攻方展現的陽剛氣質吻合，由此「感覺到 he 像我一樣有種蠻 man 的氣質」。這種對陽剛氣質的尋覓，源於現實的傳統性別規範將陽剛特質與男性身分捆綁，使他們要成為一位「真男人」就需符合必要條件，而涉及男性的各類事物亦延伸出相似的評價標準和期待。其符合訴求陽剛且占主導的中國傳統男性氣質之特徵（徐

艷蕊、楊玲，2014），顯示支配型男性氣質對當代中國男性的影響不容小覷。將具備陽剛氣質的攻方作為護身符，以迎合男性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有助於賦予他們進入耽美世界的正當理由：

我很喜歡看那些男主角比較成熟、穩重的劇，只要有這個元素在，我就都能夠理智氣壯，畢竟這樣的男主角特別有男子氣概，癡迷他們也很正常。……你放到現實生活裡也是啊，大部分女孩子都偏好沈教授（沈巍）這型的男人，這樣才顯得比較成熟，比較有男人味。（小鵬）

真正的爺們都比較霸氣，而且比較討人喜歡，這話可不是我在胡扯，不敢說百分百，但是你去街上隨便找一個女生來問，總會聽到這個答案。電視劇很多時候就是在複製生活的標準。……自認為還算爺們，所以很推有霸氣攻在的任何 CP。我只是喜歡看跟我一樣的爺們角色，自然不會被嫌硃。 （里歐）

相較下，受訪者皆未明確建立自身與受方的連結。在不斷接觸腐向 CP 的過程中，因為攻受雙方同屬男性，多由受方展現的陰柔特質也具備轉移至攻方的可能性，他們逐漸窺見「病嬌攻」（豪仔）、「弱氣攻」（立哥）等特殊的攻方類型。其形象雖不甚符合既有支配型男性氣質的要求，使他們剛開始無法接受這些與攻方建立連接的陰柔特質，卻也因其能襯托出攻方的陽剛氣質得以合理化，且將之延伸到現實。原先亦具備陰柔氣質的受訪者藉此增強自我認同，使諸如「看起來柔弱又如何，再弱的男人也是真男人」（阿澤）的觀念愈加鞏固。崇尚陽剛的受訪者則將視線放在其他男性身上，願意接納他們展現一定的陰柔氣質，

而非如過往般橫加批判：

攻在大部分時候可以比較娘，但是如果在特定時候變得很有攻氣，反而會顯得他特別男人，這就是一種反差萌。這樣的話，平常娘一些也就沒什麼了，甚至還很合理。你還別說，後來我在私下看到類似的情況，或者我碰到這樣的事兒，也覺得正常多了。（立哥）

儘管如此，受訪者幾乎都接受腐向 CP 間「互攻」，但厭棄「反攻」行為。兩種關係模式均以強調攻方的存在為核心，前者指無論兩人有何種男性氣質，皆屬該關係中的攻方；後者指原先已明確攻受分配，卻在特定時機、環境下互換角色，使受方暫時或持續壓制攻方。受訪者多認為「互攻」的立基點在於腐向 CP 均為男性，若是個性、能力方面勢均力敵就同享成為攻方的權利，並不會感覺某一方被削弱；而「反攻」將破壞既有的強弱設定，讓攻方身分損毀。為此，如必須改變原有攻受分配，更傾向攻方僅需讓渡部分權力，使受方也轉變成「攻方」以呈現強強聯合的狀態：

我相信有人會拿「兩攻相遇，必有一受」來說事，但是（腐向 CP）兩邊都是男人，沒必要非得有人當受，這樣接受度更高。（大李）

有點膈應那種反攻的情節，⁵ 尤其受又比較柔弱的話，說他們有「逆 CP」就更不成立了，這樣攻不就變弱了嗎？你還

⁵ 膈應：受訪者的成長地為中國東北地區，該詞在當地方言中具有貶義，指令人厭惡、不舒服。

不如讓他們直接互攻，就是性格啊、能力啊，這些東西都勢均力敵，才不會搞得我完全沒法代入角色。（小何）

不論將陰柔氣質與攻方連接，還是從腐向 CP 中撇除受方，皆顯示受訪者對男性應有陽剛之氣的觀念鬆動。這種變化會由於受訪者原先擁有的性別氣質存在落差，投射在自身或他人身上。然而，從他們的隻言片語中，可發現對腐向 CP 的這種改造著眼於攻方，相對的受方則遭摒棄。顯見在受訪者的潛意識裡，受限「強攻弱受」的既定印象仍不免認為受方弱於攻方，而男性不應被歸類到弱勢方，且對此時刻保持警惕。

（五）社會認同

對異性戀受訪者而言，自邁入耽美世界即被賦予腐男身分，也使他們常被誤認為同性戀者。主因是腐向 CP 與同性戀情侶相似，他們又與兩者的生理性別一致，本身較之腐女就更易遭人誤解。小威以親身經歷來佐證，表示過去羞於展露該喜好，係因腐女遭誤認為同性戀者時可套用強制異性戀框架，將喜歡腐向 CP 解釋為男性對女性有天然吸引力，自己身為男性則無法以此辯駁：「你跟別人講說自己有這個愛好，喜歡兩個男人在那邊舉止曖昧，但你又不是 gay，大部分人蠻難相信的」。這讓他們若要公開腐男身分，需經歷出櫃般的心路歷程。為免該情況發生，如大研特別強調其性取向：「喜歡男男 CP 跟我喜歡男還是女沒任何的關係」。這些受訪者均不同程度地提出此身分無關性取向，應單純視作興趣愛好。他們試圖從中建立起足夠的安全距離，以防自身男性氣質受損：

我沒接觸 CP 以前也是這樣想的（深諳此道者都有同性戀傾向），所以原先都是自己默默地嗑。但是我現在必須要說，

喜歡男男 CP 跟我喜歡男還是女，沒有任何的關係，何況我絕對是如假包換的 24K 純直男。……喜歡男男 CP 又如何？我看起來照樣很男人啊。（大研）

剛開始都是偷偷的看，比較少跟其他人聊它。……主要是怕那時候的女朋友知道啦，會在那邊想東想西。是差不多到認識我太太，因為她就是一個蠻資深的腐女，平常在家也經常安利她喜歡的 BL 漫畫，所以相對能放鬆些。畢竟她比我還清楚，這事跟我喜不喜歡男人沒有關係，不需要費心去解釋什麼。（阿剛）

儘管生活中可能發生誤解，除了小鵬、里歐、阿剛因家庭因素，本身較少使用網路互動，大多數異性戀受訪者不會過度掩飾，願在網路分享喜歡的腐向 CP，甚至參加應援活動。其外因被指認是腐女群體現蹤，使民眾逐漸瞭解此愛好。喜歡腐向 CP 可能招致的各種困擾，尤其被認為是同性戀者的常見誤解，已由「腐圈大前輩」（小威）的腐女做出解釋，為他們掃除一定心理阻礙。內因則是作為維持社會認同的基本方式，當個人認定其隸屬某團體時，會藉該團體來滿足高自尊的心理需求，同時與內部成員或其他團體進行有利比較（Tajfel & Turner, 2004）。無論性取向為何，不少受訪者強調未具備該身分的其他男性無法包容不同形態的男性氣質，自己在腐男身分的庇護下，對陰柔氣質卻有所瞭解與接納。其有別於 Bridges（2014）之主張，僅認為異性戀者會經由主張自身與同性戀者的品味或舉動趨近，規避既有的支配型男性氣質。在面對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壓制上，不同性取向的男性皆深受其害。尤其對於那些原先看重陽剛氣質的受訪者，這讓他們有機會脫離「大男人」（盧克）、「直男癌」（大李）之類批判，產生相應優越

感：

有些女孩子經常罵我們是「直男」，這話聽多了，我們也是有在反省的，的確有時候比較沒在顧及她們的感受。可是我覺得開始入（腐）圈以後，自身的性格也有點轉變。……就是比較知道去站在女孩子的角度看問題，不會像有些大男人一樣，我要這樣做，妳就不要逆著我。（盧克）

即便他不是活生生的真人，看多了也會比普通人更有包容性，不會說看到娘一點的就在那邊鬼吼鬼叫，光這點就比絕大多數的異性戀強。（老羅）

社會認同與個人認同往往共存且相互作用（Tajfel & Turner, 2004）。受訪者逐漸意識到作為腐男的價值，源於他們對陰柔氣質的瞭解程度加深，而該社會認同越加鞏固，也越能接納此類男性氣質。這種動態關係看似全然正向，從中仍可發現，他們習慣通過打壓、批判其他男性的男性氣質來確認自身價值。誠然，與其比較的對象在既定觀念中較為弱勢、負面，認定自身優於對方似也無可厚非，但這樣非此即彼的觀念顯現在男性身上，仍能感受到他們身負父權枷鎖，且對男性的規訓已逐漸內化。

二、腐男隨迷程度加深而變化的動機

在 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對迷程度的劃分中，迷與崇拜者雖有一定迷程度，但同好間的連結緊密程度較鬆散，狂熱者與小規模生產者在此方面則相反，且投注更多的關注、創作心力。相較下，後兩

者的涉入程度明顯較前兩者深入。經訪談獲知，所有受訪者接觸腐向 CP 皆緣起相關電視劇播出，而未有其原始 IP 接觸經驗。至於其追蹤腐向 CP 資訊的主要媒介，除本研究得以尋獲他們的新浪微博，部分受訪者表示經由相關電視劇接觸腐向 CP 後，會使用晉江文學城、Lofter、AO3、bilibili 等非耽美愛好者專屬的網路平臺。

其中，阿賢、小維尚未接觸過任何形式的迷群組織及活動，僅自行追蹤相關資訊，故屬彼此缺乏連結的普通迷。豪仔、大李、大研、盧克、小何、阿澤、老葛、阿吉、老羅、小威、小茂、立哥不僅利用上述網路平臺結交同好，更有組織地應援喜歡的腐向 CP，並將觸角從線上延伸至線下活動，無疑是一群彼此緊密聯繫的狂熱者。小鵬、里歐、阿剛則情況特殊，因親屬、戀人不樂見他們與網友聯絡，儘管曾用微博認識喜歡相同腐向 CP 的腐友，多數時候仍獨自行事，故可視作連結較鬆散的崇拜者。此外，大李、大研、阿澤、老葛、老羅、小威是典型的小規模生產者，皆為腐向 CP 創作過同人誌，大李、阿澤、老羅更持續在網路論壇發表。

歸整上述迷群行為，計有 5 位受訪者（小鵬、阿賢、里歐、阿剛、小維）的迷程度相對較淺，其餘 12 位受訪者（豪仔、大李、大研、盧克、小何、阿澤、老葛、阿吉、老羅、小威、小茂、立哥）歸類為迷程度較深。

（一）抗爭的愉悅隨迷程度加深而增加

在愉悅方面，受訪者普遍提及審美及寄情的愉悅，認為無論自身迷程度如何，兩種愉悅都是他們喜歡腐向 CP 不可忽視的動機。前者是因其以感官體驗為獲取基礎，較其他愉悅更為直觀：「帥不帥就是第一眼的感覺，直接決定你是要忽視他，還是立刻愛上他」（大李）；後者儘

管屬於創造性愉悅，但只要受訪者仍維持生理性別，便始終能感受到男性身分帶來的各種壓力，而藉其逃避是相當易於操作的選擇。故此，本研究未發現兩種愉悅在受訪者的不同迷程度時，存在與之對應的差異。

因此，變化主要存在於抗爭的愉悅，僅有迷程度較深者肯定其存在價值，迷程度較淺者則未提及。迷程度較深者認為不管是電視劇的 CP 設定還是題材限制，都暗藏一定的父權枷鎖。迷程度的加深，則使他們更願意檢視男性在當中面臨的問題，且用行動抵制，此亦為他們現階段喜歡腐向 CP 的重要動因：

還記得我剛說的現在電視劇的套路吧，只要有一個傻白甜女主，你就只能看見一個高富帥的男主，男主的形象是不會有變化的，這是一件絕頂可惜的事情。就是這麼剛好，這些（腐向）CP 填補了這個缺口，讓你可以去看見男人更多的可能性。相信我，你接觸的時間越長，越能夠體會這件事。（大研）

以前很少有機會去反省自己，去檢視社會對你的要求是不是完全公平，因為你永遠只有接受的選項，可是我相信很多規矩都壓得大家喘不過氣，應該要打破它。如果你就是淺嘗即止，你未必能產生這種意識，只有等你腐到一個階段了，你才會有更深刻的感悟和動力。（阿澤）

（二）社會認同及部分個人認同隨迷程度加深而提高

雖然不同迷程度者基於其行為舉動皆應被視為腐男群體，但他們在尋求認同方面最明顯的區別，莫過於是否在喜歡腐向 CP 的過程中，明確認知到自己的腐男身分，以及該身分帶給自己的情感及價值，也就是

能否藉此獲得相應的社會認同。迷程度較淺者即使有喜歡腐向 CP 的實際行為，仍未能在言談中清楚談及自己的腐男身分，呈現「只說不做」的狀態，該身分背後的意義自然也無從體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迷程度較深者不僅常將「腐男」一詞掛在嘴邊，更對此表示相當自豪，認為這是他們喜歡腐向 CP 的最大動力。大研就直言：「作為一個腐男，尤其是一個腐到深處無怨尤的腐男子，根本就是一種榮譽」；這種榮譽感則來源於腐向 CP 讓他「知道什麼才是男人可以有、應該有的樣子，不會被很多不合理的社會觀念束縛」。在這些受訪者眼中，其代表他們脫離傳統性別規範，反思自身應有何種男性氣質，而該舉動並非迷程度較淺者能瞭解和執行。

此外，受訪者普遍提出電視劇推陳出新，讓他們喜歡的腐向 CP 漸增，但迷程度較淺者偏向攻方應比受方來得陽剛，該設定更貼近他們心中的理想狀態。迷程度較深者同樣關注此類腐向 CP，不過也願意進行多樣性嘗試。尤其迷程度極深，致力創作腐向 CP 同人誌的受訪者，更強調會利用文字創作的契機，突破既有支配型男性氣質對角色設定的約束，思考男性可擁有的不同男性氣質，以此鞏固部分個人認同。即確認自己在現實中擁有非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合理性，而這在自己還不太瞭解耽美時，被認為是「太過奢侈又有點夢幻」（阿澤）的自救舉動。

誠然，本研究僅窺見迷程度較深者獲得反抗意識強烈的愉悅及認同，但不代表迷程度較淺者就無法觸及。迷程度較深者普遍相信，儘管他們剛踏入腐圈時，更在意較表淺的審美的愉悅，執著於追尋陽剛之氣，隨著迷程度加深，總會逐漸開始追求更具主動性的抗爭的愉悅，關注與支配型男性氣質截然不同的性別氣質，以及腐男身分帶給他們的情感和價值意義。因此，縱有受訪者在現階段的迷程度較淺，以致未能窺得某些動機，迷程度的加深仍可使其漸顯，且愈加深化。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腐男喜好腐向 CP 的動機，在愉悅方面涉及審美、寄情和抗爭的愉悅。對於何種腐向 CP 形象可使腐男獲得第一種愉悅，袁平（2016）、吳慧丹（2015）、譚躍與蕭蘋（2017）等研究者認為陽剛氣質開始鬆動，但本研究發現腐男對攻受的審美標準不同，他們仍青睞展現陽剛氣質的攻方，受方因「強攻弱受」的慣常設定則可擁有陰柔特質。此外，腐男基於性別身分，愛情、家庭和事業壓力使他們倍感焦慮，腐向 CP 就此成為脫離現實缺憾的理想範本，進而獲得寄情的愉悅。其印證張瑋容（2013）訪談單一腐男所見，他們透過腐向 CP 追尋完美愛情，也證實欲寄託的情感不止於此。抗爭的愉悅同樣源於腐男對現況不滿，卻有著更為濃厚的反抗意味。無論是認為「男強女弱」的異性戀期待太過僵化，還是體察到官方對同性戀及相關事物的態度保守，通過重新解讀原有異性戀文本抵制當中的官方話語和價值觀，並在過程中享受「非暴力不合作」的快感。

認同方面有個人及社會之分，前者是腐男藉腐向 CP 對自身或他人性別氣質的接納，具備陰柔特質的腐男藉此逐漸對其產生認同，原先推崇陽剛的腐男則能接受其他男性展現出陰柔特質。後者是他們對腐男身分具有價值的認知，認為其意味著男性自行向既有支配型男性氣質發起挑戰，而該舉動有進步意義。誠然，如 Anderson & McCormack（2018）認為傳統性別規範在當代社會仍難消散，但男性對同性戀及相關事物的恐懼感也逐漸減少，並影響到其性別氣質的展現。腐男接觸腐向 CP 過

程中以認同攻方為主，受方僅是投諸喜愛之情的對象，此情況與鄭力行（2015）對腐男以受方為認同對象的結論相左。原因或是源於其異性戀受訪者數量較之本研究明顯偏少，以男同性戀者占大宗。此外，其推論顯然陷入「強攻弱受」的常見設定，直接將受方與陰柔氣質連結，認為腐男接納陰柔氣質即等同展現「受」性，而忽視擁有陰柔氣質的非典型攻方亦存在。再者，因外界常將腐男與男同性戀者對等，使他們公開腐男這一群體身分後，為免他人誤解而損壞自身男性氣質，習慣強調他們的喜好與性取向無關。儘管如此，他們亦會藉欣賞有陰性氣質的受方，漸將更為多樣的男性氣質放到攻方身上，乃至接納「互攻」關係。在緊握陽剛氣質的同時，逐漸認識、接納過去較排斥的陰柔氣質。透過該變化，本研究亦初步證實在中國腐男群體內部已出現 Anderson & McCormack（2018）提出的包容性男性氣質，而不再將傳統的支配型男性氣質完全奉為圭臬。這種充滿掙扎的狀態，從側面顯示性別社會化賦予的特定規範在腐男群體內部萎縮，但其帶有的父權壓迫印記也非輕易可以消除。

最後，證實抗爭的愉悅會隨迷程度加深而增加，且對腐男身分越有認同感，體會到該身分背後的進步價值，將之視為擺脫既有支配型男性氣質桎梏的象徵。另外，他們也嘗試把不同性格氣質放到腐向 CP 身上，逐漸放下對陽剛之氣的執念，認同自己擁有非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合理性。由此可知，腐男並非如鄭力行（2015）所言，不清楚自己挑戰了何種既有秩序，也未積極反抗外界施加的各種污名。現實情況相反，他們對父親體制的反抗意識會隨迷程度加深變得更清晰。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腐男喜好腐向 CP 的過程中，傳統性別規範仍發揮影響。諸如獲取審美的愉悅時，將陰柔氣質的受方等同女性，且默認要照顧前者。想要尋找寄情的愉悅，也是源於男性身分催生出的

家庭和事業壓力。即便是在尋求個人認同時，亦將自身與擁有陽剛氣質的攻方畫上等號。腐男多少曾為此感到困苦，腐向 CP 較寬裕的想像空間讓他們可抒發負面情緒，不必礙於顏面而故作堅強。另外，經由檢視腐向 CP 僵化的角色設定，嘗試接納攻方有過往偏屬禁忌的陰柔氣質，再逐漸延伸至自身，更令長期處於權威主導地位的「舊支配型男性氣質」逐漸鬆動，藉此構建出更具包容性的「新支配型男性氣質」。呂鵬（2011）指出，男性不僅要維繫和承受父權體制對集體男性的定義，還得承受作為個體男性的現實承擔，而這種壓迫甚少被人察覺，係由於其隱匿在相對顯性的女性境遇背後。亦因如此，既不能將基於腐女的腐文化接觸經驗直接套用給腐男，也不能把兩者全然割裂開來，忽視男性同樣受制於父權體制下強固的傳統性別規範。尤其中國的家族文化猶如歷史情結或集體潛意識，每個人從生到死都需要扮演不同家庭角色，承擔對整個家族的責任與義務（慕旗娟，2012）。其可能進一步加深社會上僵化的性別角色定型及家庭角色的性別分工，令中國腐男接觸腐文化的過程中，在不自覺間呈現自我設限的狀態。此有別於鄭力行（2015）以臺灣地區腐男為主的研究結論，由於其研究對象的性取向偏重同性戀，故僅以性別認同視角探討腐文化愛好者的文化實踐，未觸及整體男性身處的社會環境及傳統倫理架構，但經由本研究可知該因素對腐男的影響深遠。

誠然，既有主流價值用各種方式不停收編偏離體制的耽美愛好者（張茵惠，2007）。以致腐男衝破傳統性別規範的努力尚未完全成功，仍不免被顯露於內外兩個層面的既有支配型男性氣質挾持。不過，耽美的出現仍為他們埋下反叛的種子，使之在適當時機激發出反抗意識。對於長期受父權體制的性別壓迫，卻渾然不知的部分男性而言，喜歡腐向 CP 讓他們有機會反思現有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合理性，由此展現出兩性

共同抵抗父權宰制的可能性，這也是該文化現象在當代最具價值與活力之處。

二、研究貢獻與限制

總體而言，過往的腐男研究稀缺，縱有提及亦欠缺實證（徐艷蕊、楊玲，2014）、樣本數過小（張瑋容，2013）等問題。這讓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在潛意識裡撇除男性，僅從女性視角推論各種問題，如此循環往復以致成為慣習，導致腐男研究愈加稀少。本研究在警惕男性視閥的前提下，呈現出相對稀缺的男性接觸腐文化之經驗，亦旨在避免將男性簡單地推向女性的對立面，而忽略同樣深受父權體制壓迫的弱勢男性，用具體文化現象回應詹俊峰（2011）、蔡玉萍等人（2012）對兩性可聯合抵抗父權體制壓迫的論述。

張茵惠（2007）、張瑋容（2013）之研究著重於腐女閱讀少女漫畫內耽美類型的經驗；鄭力行（2015）則偏重敘述腐男觀看各耽美文本過程的性別操演。在傳統性別規範漸弱的當下，這些文獻無法提供我們理解現今電視劇之男性閱聽眾，特別是腐男何故喜好耽美，乃至從中顯露出非傳統預設的男性氣質。因此，本研究深入探討腐男動機及發生脈絡，對閱聽眾觀影動機理論有所貢獻，也促使後續研究在尋找兩性共識之餘，仍應注意性別差異，避免藉單一性別的耽美愛好者推定全員的行為動機。

在其他議題研究中，迷程度差異造成動機變化的事實有所驗證（吳嘉浚等，2015；林佳如，2018），反觀耽美研究則普遍未有關注。故此，本研究將迷程度納入考量，確證部分動機會隨迷程度加深而變化。除彌補既有研究常將其當作整體討論的缺失，亦為相關研究者提供全新

視角，一窺耽美愛好者內部為何擁有迥異的心理動機。

本研究在受訪者的家庭角色、面臨之外部環境變化及性取向上也存在限制。首先，儘管本研究未限制受訪者的年齡及感情狀況，最終仍以年輕族群為主，僅兩位受訪者已婚，更未有人生育。本研究已探明，有受訪者扮演兒子角色時，相應家庭壓力促使他們獲取「寄情的愉悅」。丈夫和父親作為多數男性可能經歷的另兩個重要角色是否會導致不同情況，值得後續研究確認。

再者，因中國影視主管部門的審查、播出限制，耽改劇之原著縱有明確的男性同性情慾，為順利過審仍對其進行調整，乃至完全抹除。由於本研究只聚焦電視劇，也確認受訪者皆經由其播出才喜愛上腐向 CP，但那些具原著接觸經驗的腐男，卻可能在觀影伊始，便對腐向 CP 抱有明確展現出男性同性情慾及關係的期待。故在未來研究納入後者，探究其是否會催生不同動機就顯得尤為必要。此外，中國政府於近兩年不時出現男性應增強陽剛氣質的聲音，影視主管部門自 2022 年起對耽美電視劇的監管力度亦加強，像是《皓衣行》、《張公案》等劇修改劇情設定後得以過審，仍難逃禁播命運。該變化是否會引起腐男進一步反撲，令抗爭的愉悅愈加凸顯；而官方對陽剛氣質的大力倡導，又是否會阻斷腐男脫離既有支配型男性氣質的道路，同樣值得關注。

最後，本研究尊重受訪者的自我認定，窺見過往研究認為不存在的異性戀男性，卻發現他們的性取向顯得涇渭分明，性別認同上則皆為順性別者。須知性取向具多元性，且參照訪談結果，性取向不同的確導致部分動機有異，而性別認同亦存在跨性別、非二元性別的情況。故此，日後研究可明確將不同性取向、性別認同納入受訪者選取考量，擴展兩者對該喜好有何種影響的探討。

參考書目

- Ruo (2019 年 11 月 4 日)。〈韓網票選「陸劇最愛的男男 CP」排行 TOP 10！《陳情令》肖戰、王一博竟然才第二名〉，《beauty 美人圈》。取自 <https://www.beauty321.com/post/28311>
- 王一星 (2017)。〈論當前影視劇中「腐女」亞文化的盛行〉，《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31(4): 47-50。
- 王映涵譯 (2012)。《迷與消費》。新北市：韋伯文化。（原書 Sandvoss, C. [2005].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London, UK: Blackwell Publish.）
- 王淑華 (2017)。〈新舊的更替：男人味的變遷和觀眾的凝視態度——從《老炮兒》看中國的老男人味和新男人味〉，《社會科學前沿》，6(1): 67-73。
- 王藝璇 (2017)。〈網絡時代粉絲社群的形成機制研究——以鹿晗粉絲群體「鹿飯」為例〉，《學術界》，3: 91-103+324-325。
- 方剛 (2006)。〈當代西方男性氣質理論概述〉，《國外社會科學》，4: 67-72。
- 方剛 (2009)。《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桃園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方剛、鐘欽 (2010)。〈父親類型研究與促進男性參與〉，《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4: 37-42。
- 尹航、林蔚然 (2015)。〈魏晉南北朝時期男風盛行原因初探〉，《長春教育學院學報》，31(10): 22-26。
- 石安伶、李政忠 (2014)。〈雙重消費、多重愉悅：小說改編電影之互文／互媒愉悅經驗〉，《新聞學研究》，118: 1-53。
- 付征 (2016 年 2 月 22 日)。〈《上癮》全網下線，本土同志劇的未來還有春天嗎？〉，《淡藍網》。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ycoMewf6kLpNo3e0XhruSw>
- 付洪偉、趙章超 (2018)。〈探微《越人歌》之主題：愛慕與絕望〉，《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3): 76-83。
- 白璐、徐震雷、湯海明 (2013)。〈社會性別規範與男同性戀者性身分認同〉，《中國性科學》，22(3): 78-83。
- 朱華瑄譯 (2009)。《迷文化》。新北市：韋伯文化。（原書 Hills, M. [2002]. *Fan cultures*. London, UK: Routledge.）
- 朱麗麗、趙婷婷 (2015)。〈想像的政治：「耽美」迷群體的文本書寫與性別實踐〉，《江蘇社會科學》，6: 202-208。
- 何大衛 (2004)。〈明末清初的「男色」風氣與笠翁之文學作品〉，《中國文學研

- 究》，19: 133-158。
- 吳存存（1994）。〈《弁而釵》與《宜春香質》的年代考證及其社會文化史意義發微〉，《東方文化》，32(1): 67-73。
- 吳嘉浚、張文榮、張佩婷、陳慧峰（2015）。〈運動涉入、參與動機與顧客價值的關聯性研究——NBA 臺北表演賽為例〉，《德霖學報》，28: 195-210。
- 吳慧丹（2015）。〈影視劇中基腐成潮的深度解析——以《古劍奇譚》為例〉，《今傳媒》，5: 86-87。
- 李衣雲（2016a）。〈從 BL 的論說談「腐女」是什麼？〉，《文化研究季刊》，156: 48-50。
- 李衣雲（2016b）。〈在病態與反抗的夾縫之外——論 Boys' Love 論〉，馮品佳編《圖像敘事研究文集》，頁 129-178。臺北市：書林。
- 李美枝、鐘秋玉（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析論〉，《本土心理學研究》，6: 260-299。
- 呂鵬（2011）。〈父親、丈夫、兒子與情人：家庭倫理電視劇中的男性角色〉，《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1): 62-70。
- 林佳如（2018）。《賽事觀賞者的涉入程度、參與動機、賽事體驗價值、城市意象及旅遊效益之研究——以職業棒球為例》。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奇秀（2011 年 9 月）。〈腐女的閱讀逾越／愉悅感 BL (Boys' Love) 女性讀者閱讀經驗分析〉，「2011 臺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臺北市文山。
- 東園子（2015）。〈妄想的共同體：YAOI 社群中的愛情符碼功能〉，王佩迪編《動漫社會學：別說得好像還有救》，頁 189-220。臺北市：奇異果文創。
- 重木（2018 年 8 月 17 日）。〈「娘」與「陽剛」：現代男性氣質的迷思〉，《界面新聞》。取自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85790.html>
- 袁平（2016）。〈從傳受心理解讀基腐文化盛行〉，《新聞研究導刊》，7(4): 111-112。
- 馬志浩、林仲軒（2018）。〈粉絲社群的集體行動邏輯及其階層形成——以 SNH48 Group 粉絲應援會為例〉，《中國青年研究》，6: 13-19+45。
- 孫明哲（2020）。〈「gender」革命與性別建構論的兩種形態〉，《浙江社會科學》，12: 88-159。
- 涂懿文、唐文慧（2016）。〈家庭關係與男子氣概的建構：一個漁村男性的遷移傳記〉，《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2): 215-258。
- 徐艷蕊、楊玲（2014）。〈腐女「腐」男：跨國文化流動中的耽美、腐文化與男性氣質的再造〉，《文化研究》，3: 3-25。
- 張大海（2017）。〈論「同性戀」與「男風」概念的翻譯〉，《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24(1): 86-90。

- 張庭芳（2018）。《男性 BL 讀者的閱讀樂趣研究》。臺灣大學圖書資料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茵惠（2007）。《薔薇纏繞十字架：BL 閱聽眾文化研究》。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國培（2017）。〈男風概念考釋及其與同性戀的區分〉，《安慶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6(1): 23-26。
- 張琳（2018）。〈邊緣化生存：耽美迷群身分認同的建構途徑——以「鎮魂女孩」為例〉，《新聞研究導刊》，153: 53-54。
- 張瑋容（2013）。〈從「BL 妄想」看另類情慾建構：以臺灣腐女在「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為例〉，《女學學誌：腐女與性別研究》，32: 97-133。
- 張熠（2016）。《耽於美色：腐女的情慾經驗與身分認同》。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 張翼、董小玉（2013）。〈論互聯網環境對青年亞文化的影響——以耽美文化為例〉，《新聞界》，20: 42-45。
- 許琪（2015）。〈兒子養老還是女兒養老？基於家庭內部的比較分析〉，《社會》，35(4): 199-219。
- 黃大旺譯（2016）。《BL 進化論：男子愛可以改變世界！日本首席 BL 專家的社會觀察與歷史研究》。臺北市：麥田。（原書 溝口彰子[2015].《BL 進化論 ポーズラブが社会を動かす》。日本東京：太田。）
- 犀牛娛樂（2018 年 11 月 1 日）。〈影視圈「賣腐」經濟學〉，《搜狐網》。取自 https://www.sohu.com/a/272625066_535321
- 隋紅升（2016）。〈男性氣概與男性氣質：男性研究中的兩個易混概念辨析〉，《文藝理論研究》，2: 61-69。
- 楊玲、徐艷蕊（2014）。〈網絡女性寫作中的酷兒文本與性別化想像〉，《文化研究》，2: 166-179。
- 楊掄熹、劉柏因（2012）。〈全媒体時代的迷文化研究——以耽美迷群為例〉，《新聞愛好者月刊》，3: 15-16。
- 楊曉菁（2006）。《臺灣 BL 衍生「迷」探索》。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
- 詹俊峰（2011）。〈西方男性研究與女性主義：從對立到合作〉，《國外文學》，3: 4-11。
- 廖勇超（2019）。〈腐（Fu）〉，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編《臺灣理論關鍵詞》，頁 306-316。臺北市：聯經。
- 鄭力行（2015）。《腐、壞而喜——腐男的多樣認同建構與實踐》。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 鄭熙青譯（2016）。《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參與式文化》。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Jenkins, H.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

participatory culture. London, UK: Routledge.)

- 劉丹陽 (2016)。〈「CP 文化」的消費解讀與奇觀化批判〉，《西部廣播電視》，7: 3-4。
- 劉平君 (2003)。《解構流行文化的權力軌跡——試析臺灣漫畫文化》。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劉岩 (2014)。〈西方文論關鍵詞：男性氣質〉，《外國文學》，4: 108-115。
- 劉品志 (2014 年 11 月)。〈腐女的情慾自學方案與快感〉，「2014 回顧與前瞻——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十週年學術研討會」，高雄市苓雅。
- 蔡玉萍、區永東、黃慧貞、梁展慶、王鳳儀、盧家詠、周健聰 (2012)。《性別定型及其對男性的影響探索性研究》(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
- 慕旗娟 (2012)。〈淺談當代中國家庭倫理的建構——基於中西方個人與家庭倫理觀的對比〉，《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4(8): 33-36。
- 蕭涵珍 (2004)。《晚明的男色小說：《宜春香質》與《弁而釵》》。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湘文 (2002)。《漫畫研究：傳播觀點的檢視》。臺北市：五南。
- 簡妙如 (1996)。《過度的閱聽人——「迷」之初探》。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譚躍、蕭蘋 (2017)。〈男性氣概和運動：運動員模特兒在男性生活時尚雜誌廣告中的形象分析〉，《傳播研究與實踐》，7(2): 179-201。
- 蘇紅 (2004)。《多重視角下的社會性別觀》。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
- 吉田栞、文屋敬 (2014)。〈腐女子と夢女子の立ち位置の相違〉，《福岡女学院大学紀要》，24: 61-81。
- 金田淳子 (2007)。〈やおい論、明日のために (その 2)〉，《ユリイカ (総特集 BL スタディーズ)》，39(16): 48-54。
- 岡部大介 (2008)。〈腐女子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ゲーム：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可視／不可視をめぐる〉，《認知科学》，15(4): 671-681。
- Abercrombie, N., & Longhurst, B. (1998). *Audience: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lbarello, F., Crocetti, E., & Rubini, M. (2018). I and us: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7(4), 689-702.
- Anderson, E. (2009). *Inclusive masculinit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asculinit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Anderson, E., & McCormack, M. (2018). Inclusive masculinity theory: Overview, reflection and refinement.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7(5), 547-561.
- Bridges, T. (2014). A very "gay" straight?: Hybrid masculinities, sexual aesthetics, and the

-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culinity and homophobia. *Gender & Society*, 28(1), 58-82.
- Christensen, A. D., & Jensen, S. Q. (2014). Combin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intersectionality. *NORMA: Nordic Journal for Masculinity Studies*, 9(1), 60-75.
- Connell, R. W. (2005). *Masculinities* (2nd ed.).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Demetriou, D. Z. (2001). Connell's concept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A critique. *Theory and Society*, 30(3), 337-361.
- Duffett, M. (2013). *Understanding fando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edia fan culture*. New York, NY: Bloomsbury Academic.
- Duncan, D. (2008). Out of the closet and into the gym: Gay men and body imag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5(3), 331-346.
- Durall, J. K. (1997). Curative factors in the camp experience: Promoting developmental growth. *Camping Magazine*, 70(1), 25-27.
- Falomir-Pichastor, J. M., Berent, J., & Anderson, J. (2019). Perceived men's feminiz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Heterosexual men's reactions to the decline of the anti-femininity norm of masculinity. *Sex Roles*, 81, 208-222.
- Fiske, J. (2011). *Reading the popular* (2nd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Freud, S. (1920/2015).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and other writings* (D. Thrift, Ed.).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 Glick, P., Gangl, C., Gibb, S., Klumpner, S., & Weinberg, E. (2007). Defensive reactions to masculinity threat: More negative affect toward effeminate (but not masculine) gay men. *Sex Roles*, 57, 55-59.
- Grossberg, L. (1992). 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 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 In L. 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pp. 50-65). London, UK: Routledge.
- Kagan, J. (1958). The concept of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65(5), 296-305.
- Lewis, L. A. (1992). Introduction. In L. 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pp. 1-6). London, UK: Routledge.
- Mitchell, R. W., & Ellis, A. L. (2011).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Knowledge that a man is gay promotes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attributions of cross-gender characteristics. *Sexuality & Cul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Quarterly*, 15, 80-99.
- Ravenhill, J. P., & de Visser, R. O. (2019). "I don't want to be seen as a screaming queen":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gay men's masculine identitie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ies*, 20(3), 324-336.
- Sánchez, F. J., & Vilain, E. (2012). "Straight-acting gay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culine consciousness, anti-effeminacy, and negative gay identit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1(1), 111-119.
- Sedgwick, E. K. (2015).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30th anniversary e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ajfel, H. (197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UK: Academic Press.
- Tajfel, H., & Turner, J. C. (2004).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J. T. Jost, & J. Sidanius (Eds.), *Key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276-293).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 Tan, T. (2020). Official discourse on family and fatherhood in post-1949 China.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Change*, 9(2), 174-206.
- Tanaka, H., & Ishida, S. (2018). Doing manga as leisure and its meaning and purpose: The case of Japanese female manga fans called fujoshi. In B. Beniwal, R. Jain, & K. Spracklen (Eds.), *Global leisure and the struggles for a better world* (pp. 201-218).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Taywaditep, K. J. (2001). Marginalization among the marginalized: Gay men's anti-effeminacy attitud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2(1), 1-28.
- Trepte, S., & Loy, L. S. (2017).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In P. Roessler, C. A. Hoffner, & L. van Zoonen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media effects* (pp. 1-13).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Vandello, J. A., Bosson, J. K., Cohen, D., Burnaford, R. M., & Weaver, J. R. (2008). Precarious man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6), 1325-1339.
- Vorderer, P., Klimmt, C., & Ritterfeld, U. (2004). Enjoyment: At the heart of media entertain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14(4), 388-408.
- Zhao, Y., & Madill, A. (2018). The heteronormative frame in Chinese yaoi: Integrating female Chinese fan interviews with Sinophone and Anglophone survey data. *Journal of Graphic Novels and Comics*, 9(5), 435-457.

Do Only Fujoshi Enjoy Tanbi?

A Study of Chinese Fudanshi's Motivations for Liking Tanbi CP in Domestic TV Series

Guang-Quan Zheng, Ya-Ching Lee*

ABSTRACT

Among all sorts of CP (couple) in Chinese TV series, Tanbi CP are sweeping across audiences, including a male audience known as “fudanshi”. While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fujoshi who are also obsessed with Tanbi CP, studies on fudanshi are scarce, and some, despite references to this subject, encounter problems like an insufficient empirical study (Xu & Yang, 2014) and small sample size (Zhang, 2013).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efforts of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o probe into Tanbi enthusia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ns (Yang & Liu, 2012; Zhu & Zhao, 2015; Tanaka & Ishida, 2018; Zhao & Madill, 2018). In light of the fan culture theory, pleasure and identity are viewers' two main motivations (Grossberg, 1992; Jian, 1996).

Despite their inquiry into motiva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barely touched upon Tanbi enthusiasts, only describ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oup - namely, their mania for Tanbi. Some studies addressing this aspect have merely explored the pleasant feelings (Lin, 2011) or solely probed into the sense of identity (Zhang, 2016; Zhang, 2018). Furthermore, in some studies

* Guang-Quan Zheng, Ph.D.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Adult &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du.maurier520@gmail.com.

Ya-Ching Lee,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National Sun Yet-sen University. E-mail: yaclee@cm.nsysu.edu.tw.

centering around other fans, the varying degrees of fandom have been proved to either strengthen or weaken some motivations (Lin, 2011; Wu, Zhang, Zhang & Chen, 2015; Lin, 2018). On that account, there are few discussions about fudanshi, for which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is group is insufficient.

In view of such a gap and based on the fan culture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s analys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leasure and identity on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in an effort to shed light on the motivation behind Chinese fudanshi's preference for Tanbi CP in domestic TV series as well as the motivation changes caused by varying degrees of fandom. This study collects data by means of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In terms of respondents, males who have a fondness for at least one pair of Tanbi CP in a TV series are selected. Only Chinese respondents are selected, so as to prevent deviations caused by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and cultural custom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udanshi's preferences for Tanbi CP in domestic TV series are motivated by pleasure and identity. The former involves achieving aesthetic pleasure, emotional pleasure, and resistant pleasure. First of all, in terms of aesthetic pleasure, fudanshi hold different aesthetic criteria regarding tops and bottoms. They still prefer tops that represent masculinities, while bottoms are endowed with femininities due to the preconceived notion that "tops are masculine and bottoms are feminine". Moreover, fudanshi are pressed by gender identity, relationship, family, and career, and Tanbi CP have become an ideal pattern for them to break the chain of realistic regrets, further motivating them to achieve emotional pleasure. Finally, resistant pleasure is also derived from fudanshi's discontent with the status quo, which presents a more intense sense of resistance.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featuring "dominant male and obedient female" is perceived as overly rigid, and the official attitude towards homosexuality and related matters is perceived as

conservative.

Through the findings, a pleasant sense can be achieved by reinterpreting and resisting official discourse and values within the original heterosexual context. Identity involves two different levels: individual and social. Individually, fudanshi, by means of Tanbi CP, accept their own or others' masculinities, and fudanshi with femininities gradually identify with them, while fudanshi who originally admire masculinities are willing to accept femininities in males. Socially, they recognize the values of fudanshi identity, which signifies males' voluntary challenge of the existing hegemony masculinities, and such a move is progressive to some degree.

This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resistant pleasure will be boosted with a deepening degree of fandom, which not only intensifies their identity with fudanshi, but also helps them appreciate the progressive value behind such identity and view it as a symbol of breaking the shackles of the existing hegemony masculinities. Moreover, they attempt to infuse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dispositions in Tanbi CP and gradually dissolve their obsession with masculinities, thereb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the rationality of having non-hegemony masculinitie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despite fudanshi's preference for Tanbi CP,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gender norms on fudanshi is so profound that they are still shackled by the existing hegemony masculinities reflected 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vels. However, the advent of Tanbi puts rebellious seeds in their mind, which will trigger resistant awareness when the time is ripe. For some males who are unaware of their long-term submission to gender oppression in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ir preference for Tanbi CP spurs them to contemplat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xisting hegemony masculinitie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both genders to jointly resist patriarchal oppression, which bespeaks the most valuable and vigorous aspect of such a Tanbi cultural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五三期 2022 年 10 月

phenomen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words: Fudanshi, Identity, Masculinities, Pleasure, Tanbi CP